


写在 太行山岩上

郑永和与辉县的新闻和旧闻

陈大斌 / 著



新华出版社

写在太行山岩上

——郑永和与辉县的新闻和旧闻

陈大斌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写在太行山岩上：郑永和与辉县的新闻和旧闻/陈大斌著. —
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01.1

ISBN 7 - 5011 - 5100 - 8

I. 写… II. 陈… III. 报告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0852 号

写在太行山岩上

——郑永和与辉县的新闻和旧闻

陈大斌 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：100803)

新华书店经销
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75 印张 插页 1 张 27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 - 5011 - 5100 - 8/I·268 定价：25.00 元



踏遍青山人未老

——年近八旬的郑永和在绿化荒山工地上

朱宏斌 摄

“去年^①我去河南省查勘时，听说那里传诵着两句话：“走遍河南山和水，至今怀念三书记”。这三位书记是：兰考县的焦裕禄，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。

郑永和同志当年是辉县的县委书记。他是在林县建成红旗渠后，下定决心，带领群众大干的。辉县和林县山连山，也是一个贫困山区县。郑永和与杨贵有相似的特点，也是一位长期在农村做基层工作、和广大农民心贴心、从群众中汲取胆量和才能的实干家。70年代，我曾在郑永和同志的陪同下，看了他们修建的许多工程。他们的基本思路是，要使山区人民脱贫致富，必须使山区通路、通电、通水。

郑永和同志曾任水电部副部长，以后调省工作。去年我去郑州，又找到了他，问他现在干什么。他说，他早已退下来了，去年起集合了几位退下来的老同志，组成了一个无偿服务的“老头治虫队”。因为他看到辉县当年种的果树，起初收益很好，但后来出了虫害，受到很大损失。他们这个“老头治虫队”，向群众传播治虫技术，很受群众欢迎。这就是“河南三书记”的胸怀！

钱正英：《我和我的师友们》

^① “去年”，指1990年。

近几年我每次到河南采访，都听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：“走遍河南山和水，至今怀念三书记”。这里群众所说的三位县委书记，是指兰考的焦裕禄、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。

焦裕禄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，杨贵同志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，但60年代他领导修建的红旗渠至今仍是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骄傲。只有郑永和同志在辉县的业绩，由于当时正值“文革”那段荒诞的岁月，不仅未能很好地宣传，反而被埋没了。

我与郑永和相识已将近20年了。70年代中期，我曾四次到辉县采访，近几年我与他又两次在辉县相聚。在多年的交往中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钦佩他那股艰苦创业的干劲，更敬重他处处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。不管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业绩，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。我忘不了辉县的山山水水，忘不了那些动人心魄的往事……

——穆青：《情系人民》

目 录

目 录

走进太行山

——引子 (1)

一、“全国大乱”辉县何以能够“大干”

——二十余年前的“旧闻”(上) (10)

新闻无奈成“旧闻” (12)

在实践中探索治山治水规律 (20)

一步一个脚印的苦干实干精神 (31)

抓住改造山河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 (42)

坚定地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干扰 (50)

带着群众干的公仆本色(上) (58)

带着群众干的公仆本色(下) (66)

艰苦奋斗精神形成改天换地的力量 (73)

二、为什么人们盛赞“辉县人民干得好！”

- 二十余年前的“旧闻”（下）……………（84）
- 太行山里出硬汉……………（85）
- “愚公”们组成的钢铁队伍……………（93）
- 专与高山顽石搏斗的“石姑娘”……………（102）
- 万千愚公战太行……………（114）
- “拉死套”的“老黄牛”们……………（124）
- 累死在工地上的公社党委书记……………（136）

三、重上太行偿宿愿

- 改革开放年代的新闻（一）……………（147）
- “家”在太行小山村……………（149）
- 山民们的热切呼唤（上）……………（159）
- 山民们的热切呼唤（下）……………（165）
- 攀上大山治小虫……………（171）
- 须发变白山变青（上）……………（182）
- 须发变白山变青（下）……………（188）

四、宝刀未老堪劈山

- 改革开放年代的新闻（二）……………（195）
- 尖山洼山民的热泪……………（197）
- 穷山窝里“愚公”……………（206）
- “顾问”的职责（上）……………（216）
- “顾问”的职责（下）……………（222）
- 沉重的代价……………（229）
- 情谊山高水长……………（240）

目 录

五、荒山野岭好扎营

- 改革开放年代的新闻（三）……………（253）
- 点亮尖山洼这盏灯……………（255）
- 走出穷困的桥与路……………（263）
- 一山点火众山明……………（274）
- 松贡水村山民的劈山壮举……………（282）
- 十年艰辛不寻常（上）……………（290）
- 十年艰辛不寻常（下）……………（302）

六、好事多磨“北干渠”

- 尚未结束的故事……………（311）
- 一项真正的“民心工程”……………（313）
- 老书记的最大心愿（上）……………（322）
- 老书记的最大心愿（下）……………（330）
- 辉县市委领导们真的行动起来了……………（336）
- 人民，力量的源泉……………（345）
- 千军万马筑渠忙（上）……………（355）
- 千军万马筑渠忙（下）……………（363）
- 青山巍巍水长流……………（370）

- 附录：“北干渠”工程的攻坚决战……………（378）

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？

- 代后记……………（387）

走进太行山

——引子

太行山，1979年版《辞海》这一辞条的释义是：太行山（行音 Háng），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，东北—西南走向。北起拒马河谷，南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。海拔1000米以上，最高达2000米。西缓东陡，受河流切割，多横谷（陁），为东西交通孔道，古有“太行八陁”之称。

太行山，是我有生以来最早知道的几个山名中的一个。我生长在淮北大平原上，直到外出上大学之前，几乎没见过山是什么模样，却早早地就从长辈们的口中，知道了泰山、太行山的大名。

泰山就在北边的邻省，声名极为显赫，与天上的玉皇，人间的帝王一样尊贵、神圣、威严。家乡人盖房建屋都要在山墙上刻上“泰山石敢挡”几个字。大户人家刻在一块石头上，嵌进墙体，一般家户不易弄到这么一块石头，就刻在砖头上，或写在木板上，也是煞有介事，不敢有半点马虎。据说只要有这么几个

字，就能挡住天上、地上，阴阳两界的一切妖魔鬼怪的进犯，保一家平安。

太行山没有泰山那么尊贵神圣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它一直沉寂于历史的一隅，少有惊天动地的声息。直到现代，它才走到中国历史的前台，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。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，一曲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的歌声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，太行山的千山万壑间走出来一支支无敌天下的八路军，这才在人们的心中竖起它高人云天的雄伟形象。

后来看见过一幅画，题名好像是“铜墙铁壁”。画面的主体是太行山千仞绝壁和大绝壁之上的一座座山峰，一块块巨大坚硬的山岩。而再一细看，那山峰岩石却是一个个抗日壮士不屈的胸膛和高扬的头颅。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般的长城。壮士们双目圆睁，怒视前方，一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，蔑视一切人侵者的凛然正气。我被这深沉的艺术构思打动了。啊，这才画出了太行山的神韵，画出了太行山人的灵魂。英雄的人与雄伟的山完全融为一体了！

我崇敬太行山，向往着太行山。可是，直到70年代初，我才有机会走进太行山的怀抱。

当时，我作为一名新华社跑农村的记者，奉命前往位于太行山中的大寨采访。当时去大寨，通常是晚间在北京乘上开往太原的火车，一夜疾驶，后半夜才到达太行山中的阳泉，再转汽车翻山越岭去昔阳、大寨。火车、汽车跑了大半夜，到达昔阳时天才蒙蒙亮，太行群峰只是黑黝黝一片，看不清它的真面目。可是，待天光大亮，亲眼看清昔阳县城周围那些山峰的时候，我简直失望透了！那些山全是一个个馒头似的黄土疙瘩，一道道缓缓的黄土坡岭。哪有一点雄伟气势和威武形象！

走进太行山

这就是太行山吗？我甚至有点疑惑。当地人说，是哩！我们昔阳就在太行山的腹地上嘛！

有机会看到太行山的雄伟形象，是在两年之后。1974年，我又奉命在大寨、昔阳“蹲点”调研，在太行山中住了一年。这年夏天，为进行一点对比研究，我们去了一趟晋东南、著名的老劳模李顺达的家乡平顺县西沟村。我们从太原出发，经长治然后东出上党盆地，进入平顺县境。一进平顺，山势便陡峻起来，青山崔巍，深沟密布。坚强的西沟人在乱石坡上硬是植下满山青松，在乱石沟中造出良田，实现了林茂粮丰。李顺达和西沟人那精神那毅力令人感佩！离平顺，我们东越太行去河南省林县看“红旗渠”。“红旗渠”渠首在平顺，引的是从太行山里发源的漳河水。

离开西沟，车子沿着一条大山沟边沿的公路缓缓东行，越走山势越发险峻。约一小时，完全进入高山的世界，没有村寨，没有人家，没有田地，前后左右全是险峰深沟。山高不见顶，沟深不见底。那些山少有缓坡，全是直上直下成九十度垂直的石壁。前后、左右、上下，绝壁连着绝壁，真是鬼斧神工的杰作：一座座巍峨的山峰，全被齐刷刷地砍削成一道道高耸入云的石壁。同行的人说，这就是有名的太行大绝壁了！垂直几百公尺高的绝壁，在山中曲折环绕，连绵几百里不绝，真是叹为观止！在这样的山里行路便很艰难了。公路是用炸药在绝壁上一寸寸地硬炸出来的，形状很像四川嘉陵江边山崖上的“栈道”。车行其间，声震峡谷，隆隆迴响。白云在车下悠悠飘动，车简直像是在半空中飞行！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年轻司机这时也紧闭嘴唇，瞪大了双眼，紧握方向盘，神色庄严中透着紧张。乘者也没有一个人敢再说笑，大家全都屏住呼吸，双手牢牢抓住扶手。

写在太行山岩上

这样行进了一个多小时，车子终于绕过了这道绝壁环绕的巨大山梁。在爬前面那座更高的山峰之前，司机要稍事休息。停住了车，司机才恢复了说笑，喊着，“快下车看看吧，这才叫太行山呢！顶天立地，气势壮得很哩！”

我下得车来，慢慢走到临沟的那一侧路边，向上看绝壁直插云天，高不见顶；往下看，也是绝壁，只见白云在脚下缭绕，深不见底。

啊！太行山原来如此雄伟，如此险峻，如此壮观！

这是我对太行之雄险的最初了解。真正深入一点认识太行山，还是在这之后。

第二年我又受命去河南辉县“蹲点”，也到相邻的林县跑了一段时间。辉、林两县山川相连，同处太行山区南段。在那经历了三个年头近两年时间的一段日月里，大部分时日我在太行深山里行走，几乎跑遍了两县（尤其是辉县）西部的深山里的高山险峰，真的和太行山交了朋友。太行山南段，险峰连着深沟，沿着豫晋边界，从漳河河谷向南（漳河以北晋冀边界上的太行山区我很少涉足）逶迤曲折，形成秦晋高原与华北大平原的分野。过辉县后，太行山在大平原的南沿划上一个弧线，折向西去，在豫北最西部的济源，直插黄河岸边。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一道道高入云天的大绝壁首尾相连，势成一道天然的岩石壁垒。

那年秋后，我沿豫、晋边界南行，走了近一个月，白天在大绝壁之上的羊肠山路上行走、采访，夜间在绝壁顶上的小山寨里住宿。山势高，入离天似乎更近了，白天云朵在身边悠悠来去，夜间天上的星星显得又大又亮。山势很美，绝壁突兀，奇峰崔巍，处处飞瀑流泉。山洼里山楂火红，柿子黄晶晶地闪亮，满山红叶如火如荼。而山民们却被苦苦地困在绝壁之上，上下山的路难于

走进太行山

蜀道。听说有些老年小脚妇女，一辈子没曾下过一次山。山下的路全是在绝壁的裂隙中开凿出来的“梯道”，一级级石阶，勉强容下脚板，呈“之”字形上下，一面贴着山壁，一面临着深渊。

辉县西部深山里的一些小村叫什么“辿”，什么“梯”。辿指的是绝壁的根底或顶端，而“梯”则必是上下绝壁“梯道”的“口子”。我上下过黄水口里的龙水梯、土梯等登山梯道。第一次上“梯”，必须有山民领路、护卫。善良的山民不停地叮嘱着：“观山不走路，走路不观山”。走那种山道，要全神贯注，是一步也不敢踏错的。初进山的人，没有当地人陪着护着是不敢走的。在最险的地段，要来点返祖动作，手脚并用在梯道上爬行。这时山民们又叮嘱着：“可不敢往下看啊！”可人总是好奇，他越不让看，就越想看。我偷偷向下看了一眼，“天啊！”我几乎要喊出声来。脚下连垂直而立的石壁都看不见，只有一片腾腾雾气……

太行山，你是这样的险峻！

险峻的高山深涧，在战争年代极有利于游击战的展开，是一大优势；而在经济建设中，山大沟深却成了劣势。交通不便，卡死了山区经济的咽喉。山里的干鲜果品烂在树下运不出去。在辉县西北的大山里，上好的山楂只能晒干当炭材烧，在风箱灶膛里发出蓝悠悠的火苗。

太行的崇山峻岭上雨水不少，大大小小的山沟里，多见飞瀑流泉。然而多年的水土流失，已使山上土壤根少极薄，加上山势高峻，天气湿寒，不利农耕。而险峰之下的浅山丘陵（在辉县主要在中东部，辉县人把险峰高山所在的西部诸山称西山，东部的浅山丘陵称东山）地区有土层，却少雨又缺地下水，十年里便有九年干旱。一早起来，不用说庄稼无收，连人畜吃水都成了问题。

把深山里的水蓄起来，可以防止山洪暴发，再把蓄下的水引出山，浇灌浅山丘陵和平原上的土地，便成了林县、辉县太行山区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！这梦想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山民们的行动。林县出了个杨贵，辉县出了个郑永和，他们说：与其低头弯腰一辈辈苦熬，不如挺直腰杆站起来苦干，改变面貌。他们痛下决心，哪怕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圆了祖祖辈辈的梦。他们带领当地人民，在上一辈流血牺牲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上，用最原始的工具、最原始的方法，向巍巍太行山开战！

70年代中期我走进辉、林两县太行山的时候，正值两县人民千军万马战太行的热潮之中。林县的“红旗渠”干渠已经建成通水，全县人民正忙着搞配套工程，修大大小小的支、斗、毛渠，让从漳河引来的生命之泉送向全县多个角落，去浇灌干渴千年、万年的土地，激发出在地层深处的无穷活力。

带领林县人民苦干的杨贵，时任林县县委书记。林县人说到杨贵，眼都发亮，说，不用说别的，只说他敢在1960年大饥荒时上山修红旗渠，就能看出这人是条好汉！要按旧时的老理儿，俺林县人该给他立庙，塑金身享香火。正是在全国人民饿肚子的1960年，杨贵带领十万饥饿的大军，攀上太行绝壁险峰，一锤一钻地硬是凿通一道道山梁，把座座彩虹似的渡槽架过一条条深涧，建成举世闻名的“红旗渠”。

辉县动手大规模治山治水，比林县修渠要晚几年。带领辉县人民大干的是县委书记郑永和。他带领的治山治水大军虽然没有像杨贵的队伍那样挨饿，却要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排除“文革”“左”的狂潮的无数次冲击。什么“生产党”、什么“只拉车不看路”的“老黄牛”，一顶顶政治帽子扣在他的头上。从60年代到70年代，连着十几个风雪严寒的冬天，郑永和都带领辉县

走进太行山

十万民工扎在深山里苦战，太行山里又出现了战争年代那样的壮丽画面：开山的炮声隆隆，工地上红旗飞扬，十万辉县男女民工在太行山里摆开一个个治山治水的战场。先是打通太行山的大门，修出一个个进出山的大路，接着一座座水库建成，在太行深山里明珠般发光彩，一条堪与红旗渠媲美的百里长渠穿山越涧而来，把全县的水库水连起来，形成“群库汇流”渠系，为干旱的辉县荒山田地引来了滚滚的生命之泉……

这又是一首中国人气冲霄汉的正气歌！在林县、辉县，几十万太行儿女，像战争时期一样，挺身而出，不少人为治山治水献出了生命。太行山的千山万岭上洒下他们的汗，更浸着他们的血。

抗击侵略卫国保家的英雄，人民战争中的英雄，征服自然的英雄，他们遍布太行山的千山万岭。其中，许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把自己的躯体、灵魂完全融于太行山的岩石和泥土了。在太行山中行走，我一次次地站在那些牺牲者的黄土坟堆前，站在那些简朴的纪念碑前默哀，我的心灵承受着一次次强烈的震撼！

真正了解太行山，结识了太行山人，太行山那一座座肃穆无声的绝壁险峰也便有了灵魂，有了生命。那豫晋边界高耸入云的太行绝壁，深山腹地，昔阳、大寨的黄土山坡，都是有灵性、生命的躯体。太行山，你是顶天立地的硬汉！此时，我又想起了“铜墙铁壁”那幅画。在太行山中生活了几年，爬了几年山，结识了一批山里朋友，使我深一层理解了这幅画的意境：山即是人，有了凛然正气，不屈的灵魂；人也是山，有了坚不可摧的金刚之躯。这就是太行山和太行山人的形象！

再具体一点说，使我真正认识了太行山，爱上太行山的是辉县、林县山区的人民群众，是杨贵，郑永和这些太行山的优秀儿

子！

时光飞逝，20年转眼过去，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。郑永和几经波折，已于1985年离休，今年已是77岁高龄。但他没有去郑州闲住，而回到了辉县，招呼起当年在辉县县乡工作的老伙计们，组织起一个老干部服务队，进太行山里“发挥余热”去了。前几年专为老百姓防治柿子、山楂等果树病虫害，大受山里群众欢迎。后来又乘势而上，搞起了治山治水的大事业。这期间，他也曾几次邀我去辉县，可我一直苦于抽不出功夫，没有实现再上太行山的愿望。

1998年春天我离开现职岗位，11月上旬，我就奔上太行山，又一次来到了久别了的辉县。

本来，这一次来辉县，只想看看郑永和，看看老朋友，故地重游一番，并没有做什么具体事情的打算。可是，一到辉县，进了太行山，见了郑永和和他带领的辉县老干部服务队那些白发苍苍的老队员们，听了、看了他们近十年来转战太行山，为山民服务的事迹，参观了他们设在一个小山村里老干部活动中心，就由不得我了！潜在心底多年的“辉县情结”立时复活。郑永和与他的老伙计们的晚年，向我们展现出最灿烂的人生光彩！我推迟了归期，改变了行程，在辉县住了下来，并向郑永和提出加入辉县老干部服务队的请求。我荣幸地得到批准，成为穆青、杨贵等之后少数几个“外籍”队员之一。

郑永和在大会上宣布了接纳我的决定之后，亲手发给我一套治虫工具：一把修剪果树的剪刀、一个放大镜和一架喷洒农药的喷雾器。

接过这几种工具，我不禁思绪飞扬，二十多年前的一幕马上在我眼前浮现。1975年的春天，郑永和也亲手发给我一套劳动